

諸子百家

看金庸 [肆]

三毛等 著

- [印象之卷]**看金庸的作品，猶如處身汪洋大海中，一時風起雲湧，波濤洶湧，一時又天朗氣清，風平浪靜……
- [人物之卷]**我會挑來做丈夫的，始終是郭靖，雖然倪匡嫌他蠢……我最心愛的人，當然是楊過，不過此人不可以為夫……
- [武俠之卷]**金庸之作品，其最大特色，則為寓文化於技擊，而將中國人數千年來之生活心得，一絲絲滲入其武俠小說中……
- [談藝之卷]**金庸以圍棋為媒介，而達到場景的變幻，成為另外一種轉折。這些層次的轉換，非高功力者不能為之……



新奇
知識
舊談
怪論
論舊
交織
縱論
笑傲
江湖
武俠

諸子百家

看金庸

肆

三毛等著



【印象之卷】看金庸的作品，猶如處身汪洋大海中，一時風起雲湧，波濤洶湧，一時又天朗氣清，風平浪靜……

【人物之卷】我會挑來做丈夫的，始終是郭靖，雖然倪匡嫌他蠢……我最心愛的人，當然是楊過，不過此人不可以爲夫……

【武俠之卷】金庸之作品，其最大特色，則爲寓文化於技擊，而將中國人數千年來

之生活心得一絲絲滲入其武俠小說中……



新知
奇談
舊論
怪論
交縱
笑傲江湖
武俠

湖

金庸研究系列

總 策 劃：王榮文、潘耀明

執行策劃：吳國源、彭潔明

諸子百家看金庸（肆）

作 者：三毛等

副 主 編：李佳穎

美術設計：唐壽南、李錦興

出 版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發 行：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

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

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

明報網址：<http://www.mingpao.com>

E-mail:mpp@mingpao.com

電話：2595 3215 傳真：2898 2646

新加坡、馬來西亞總代理

——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

版 次：一九九七年十月初版

ISBN : 962 - 973 - 017 - 0

承 印：長倫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*** 本叢書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及台灣遠流出版公司共同合**

作出版

《金庸研究》總序

潘耀明



「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。閑適無事之人，鎮日不觀書，則起居出入，身心無所棲泊，耳目無所安頓，勢必心意顛倒，妄想生嗔，處逆境不樂，處順境亦不樂。」

（清·張英《聰訓齋語》）

金庸的新派武俠小說無疑是「養心第一妙物」。失意時，一卷在手，渾然忘憂；得意時閱讀，名利得失也可置之度外。

較早期的金庸作品的讀者羣主要是小市民。他的幾部暢銷武俠小說如《射鵰英雄傳》、《神鵰俠侶》均在以小市民為對象的報紙刊載，《射鵰》在當年香港《商報》登載（該報讀者均以工廠工人、小白領為主），《神鵰》在金庸創辦的

《明報》刊載，甫創刊的《明報》也是以小報形式出現，對象也是小市民。

金庸作品的讀者羣發展到後來，讀者層次不斷提升，逐漸為文化教育高的中產階級所接受，包括專業人士、文化人，後者更包括大學教授、著名學者。最早公開表示對金庸作品的重視和讚賞，在台灣有夏濟安教授，香港有林以亮先生及旅美華人文學評論家陳世驥等等。此後，海內外的學者自稱是「金庸迷」的，大不乏人。

金庸作品之為學人所接受，主要是金庸作品為知識份子的苦悶生活打開一條新路，金庸小說與中國傳統的世俗小說有繼承的關係；此外，金庸典雅的古典白話文及中國濃厚的文化因素，也是為知識界所喜愛的。照北大教授陳平原先生的話是「他把儒釋道、琴棋書等中國傳統文化通俗化了，所以金庸小說可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入門書來讀。」陳世驥曾寫道：金庸武俠小說「可與元劇之異軍突起相比。既表天才，亦關世運。所不同者今世獨見此一人。」

另一個金學專家、中國新派武俠小說研究學會會長馮其庸說：「金庸小說的情節結構，是非常具有創造性的。我敢說：在古往今來的小說結構上，金庸達到

了登峯造極的境界。」

以上兩位學者評價是極高的。特別是近十年來，金庸作品已由原來的市井文學，堂堂正正進入了學術殿堂了。

北大教授陳平原，早於一九九〇年便開設了以金庸小說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專題課。北大錢理羣教授甚至進一步指出：從雅俗文學發展脈絡的角度，金庸有可能與魯迅呈雙峯並立之勢。北大的重視金庸作品，可見一斑。在北大鬧「金庸熱」的同時，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王一川主編《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·小說卷》，將金庸列於魯迅、沈從文、巴金之後，老舍、郁達夫、王蒙之前，排名第四，大反中國大陸文壇排資論輩常態，把過去被目為流行文學的武俠小說與嚴肅文學大師並列，這真是破天荒第一遭。

近年海峽的兩岸三邊學術機構紛紛成立金庸研究室，某些高等學府還設立金庸作品的教學課程，不少海外的學術機構對金庸的作品也紛紛表示關注，並出現一批研究金庸作品的專家學者，而且關於「金學」的研究方興未艾。

正如台灣出版人王榮文所說：「這些研究金庸作品的作品，非但是百家爭

鳴、各有論調，能夠和讀者共鳴辯難，也同時反映了這壯闊雄渾、瑰麗細膩的金庸世界是多麼豐富，多麼的『別有繫人心處』。」

基於此，本出版社與台灣遠流出版公司攜手合作策劃出版《金庸研究系列》叢書，以滿足廣大愛好金庸作品的讀者的需要。

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

《金庸研究》總序

印象之卷



- 1 武俠小說的境界 談錫永
- 2 金庸的武俠小說 劉奇俊
- 3 看金庸小說 田木氏
- 4 愛不釋手的小說 龍革新
- 5 俠骨柔情話金庸 思兼
- 6 金庸小說裡的誤會 蘇念秋
- 7 金庸管住他 飛白
- 8 讀金庸的小說 冯其庸
- 9 忙裡偷閒話武俠 許希哲

人物之卷



武俠之卷

①不懂也算了一——寫金庸

三毛

②「金派」青衣花旦

董千里

③金庸武俠小說男主角用法

林燕妮

④問世間，情是何物？

黃燕德

⑤俠情

郭明福

①略論金庸武俠小說

吳漢源

②小論金庸之文學

舒國治

③武俠的突破

柏楊

④金庸的武俠世界

林以亮

⑤金庸梁羽生合論

佟碞之

談藝之卷

1 武與俠

張徹

2 武戲文唱與雅俗共賞

董千里

3 武術招式難翻譯

沈西城

4 俠與佛

阮文達

5 金庸武俠裡的少林寺

冷中寒

6 圍棋與金庸的武俠小說

無端

7 金庸武俠小說的語言倫理

陳永禹



【印象之卷】







談錫永

筆者是一個武俠小說迷，從八歲開始，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讀武俠小說的歷史。當年讀的第一本武俠小說，那是平江不肖生的《江湖奇俠傳》。第一二冊是向一位堂兄借的，到第三冊，他就不肯借了，要我向他租，租金等於我一天的零用。過了幾年，自己居然掙到一些學生園地之類的稿費，湊起來，買了一套八冊的《足本江湖奇俠傳》，得意非凡。

所以說起這段往事，是因為平江不肖生的武俠小說，在當時可以說是最高峰的作品。文字豪而冷，是典型的「說故事」的寫作方式，然而所說的故事，即在最緊張處仍見從容不迫，游刃有餘。不過游刃有餘太過，便容易鬆散，因此他

的小說橫枝的地方特多。一個故事只說到一半，忽然安排一個人物登場，接筆介紹這個人物，就把情節岔開去了。還不只這樣，情節岔開之後，又另岔一個新人物，說不定還可以派生第三個新人物的新故事。這樣一個故事派生，常常可令讀者忘記了原來的「母故事」。儘管如此，他的小說仍是具很大的吸引力的，因為他能以各種江湖異聞把讀者的心魂勾住。他的小說境界，有如一個萬花筒，奇趣而且層出不窮。第二位有代表性的武俠小說作者，是還珠樓主。此人知識廣博，佛、道兩學涉獵頗深，地理知識的淵博，尤令當時因交通不便少有遊歷經驗的讀者咋舌。再加上其人善於想入非非，各種釋道經籍中提到的名詞，都能為他順手拈來，轉化成爲一種法術或是一種法寶，卻又偏偏給他說得頭頭是道。其實，如果嚴格說起來，還珠樓主的小說是不能稱爲「武俠」的，因為書中人物都不是塵世的武士，稱爲神仙行俠，則庶幾近之。所以說是「庶幾」，因為還有幾分保留，書中人物其實亦很少向人世作什麼俠義之事。他的小說境界，有如一個不可把握的夢，在夢中什麼都有可能，但什麼都不真實。

當日曾經以爲，武俠小說發展至還珠樓主，已是它的極致，因爲再沒有向玄

想發展的可能。誰知金庸卻反其道而行，忽然把武俠小說又重新拉回塵世，來一個反璞歸真，於是武俠小說又開闢了新的境界。

我想，金庸是不甘心以武俠小說作家自命的，他一定有個理想，想把武俠小說寫到能廁身文藝之林，所以他的布局，是有採西洋小說之處的，甚至他不肯採用說故事的省力方式。書中的情節，常藉書中人物的心理變化而開展；書中的景物和場面，也藉書中人的眼睛看出來。——如最近看到他的連載，寫喬峯因心情抑鬱而狂飲，即藉他身邊的阿朱的眼和心來表達；倘若是說故事的人，便由第三者的眼（也就是書外人物的眼）來看到，並且由第三者的口敘述了。

金庸又喜歡在他的小說裡，插入一段溫氣迴腸的愛情故事，而且用濃筆來寫，這些故事又常常帶點悲涼，這就更加增加他小說的文藝氣息。因此，讀金庸的武俠小說，讀者便如進入一個「散文詩」似的境界。這境界就在人間，故事的人物似乎真的會在我們的祖父輩旁出現。我想，上述三位武俠小說作者，應可概括了自民初至今的武俠小說蹊徑。可以把這三家作一比較：如果說平江不肖生是以江湖知識取勝的話，則還珠樓主是以地理知識取勝，金庸則是以歷史知識取

勝。如果平江不肖生是以異聞爲小說支柱的話，則還珠樓主是以神話爲小說的支柱，金庸則以人世的悲歡來作他的小說支柱。

金庸以後，還有沒有可能開展新的武俠小說境界呢？我想，應該是有。它應該是平江不肖生和金庸的混合。金庸寫江湖人物，可能是限於生活經驗，不如平江不肖生的奇詭多態，倘取其所長，而以現代小說的技巧表達，當更能增加雄奇或陰森之氣。

劉奇俊



金庸的武俠小說的特點，就像倪匡所說的「雅俗共賞」。他的讀者是上至總理大臣，下至販夫走卒，我想這是因為他所寫的武俠小說，寫得美、寫得真，而最主要的是寫得險，使人一讀就不忍熄燈。

我第一次讀金庸的武俠小說，並不是《書劍恩仇錄》，而是《碧血劍》。我還記得從一開始讀它，就一直與金庸一樣地在追尋「金蛇郎君」的下落，結果讀到東方破白，還是找不到這個是正又是邪、是俠又是盜的瀟灑倜儻郎君於何處，他後來就未曾出現。而其實他是一直隱隱約約出現在字句裡，只是令人捉不到摸不住。可以說那奇幻的情節使得我的腦海，也被它感染得與眼睛一樣通紅。我亦